# 古今譚槩

荒唐部第三十三目錄 補遺

子猶曰、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髀入水即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笑也、既可笑、又欲不害理、難矣、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

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強人妄言以爲笑集、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在、麤得死後作猫兒、何如坡仙得游戲三昧也、集荒

唐第三十三、

○○鎭陽二小兒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鼇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鼇、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鎭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

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翠翎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纔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鬭、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山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人、宜其困也、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我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與崑崙山齊矣。

坡仙曰。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子猶曰。於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雖謂三老人天而坡仙壽可也。

## （）趙方士

趙有方士好大言。人問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

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癇賴宓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百谷余巳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敦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醢一臠余誤食之於今口尚

腥臭、成湯歸一面之網以羅會獸、嘗親數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强余什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綠萼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沈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問者唯唯而退、餓而趙王墮馬傷臂、醫云、須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人有言方士者、王大喜、密

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承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辭過度、實不曾活千歲、王乃叱而赦焉

○○古強　李泌

昔有古強者、敢爲虛言云、堯舜禹湯皆歷歷目擊、孔子常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我語孔子曰、此非善辭、又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贈強、強後忘之、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恬○聽〻遂〻謝○不○敢○ ○○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

崖先生來奮、有人攜美醞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飲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命還之、了無愧色、

古强不知何許人、乃李泌賢相、亦效之、何也、予猶曰、安期后、麻姑酒、對面謊說、當場出醜、

○張懷素

方士張懷素好大言、自云道術通神、能呼遣飛走之屬、孔子誅少正卯、我嘗諫以爲太早、楚漢成皐相持、我屢登高觀戰、蔡元度深信之、謂陳瑩中曰、懷素殆非幾百

歳內人也、後事敗、牽引士類、繋罪者甚衆

○斥仙

項曼都學仙十年、歸家、詐云到太上、仙人以流霞飲我、不饑渴、忽思家、到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斥仙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歸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彬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

聞方士術何施。

○醒神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　高皇張三手、又自說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稗史載正德末年、道人曾見威寧伯於終南山、石室石牀、左右圖史、記其年、百二十餘歲矣、或云、靑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卽神仙、未必盡妄、但假托如醒神之流、必非有道之士耳。

○妖亂志呂用之事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用事、自謂磻溪眞君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方過、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愧色中和元年、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幷刻石頌、差縣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縣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栅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金書其上

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攩不動、教駢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媪、詣府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傳笑焉

駢常與丞相鄭公不協、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閒陰有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問計、用之徐曰、張先生一少年時、常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爲否、若得此人當之、無不虀粉者、駢立

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駢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鷄血、灑於庭戶間、如格鬬狀、明日駢泣謝守一再生之恩、乃躬贄金玉及通天犀帶酬之。

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以五百金賂用之、用之問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之、駢以當任者有績、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非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勝乃秦穆駙

馬、上仙左右人、故欲遣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矣、駢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火災、亦未免小驚、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

渤海王預策資中郡開元佛寺、十年當有禿丁之亂、乃笞逐衆僧以厭之、可謂神矣、而受欺於用之、如小

見然豈知困於髦及耶、說者羅隱嘗不禮於駢、廣陵妖亂志出其手、未必實錄、然溫公已取之矣

○術人

韓熙載嘗服朮、因服桃李、瀉出朮人長寸許

○章惇爲猫

宋虞仙姑年八十、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詣蔡京、見一大猫、拊其背曰、此章惇也

林甫口蜜腹劒、謂之李猫、惇之爲猫、亦無怪也、但不知此後幾世爲牛、幾世娼耳、

◌水華居士

李邁一日謁水華居士於煙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文、有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曰、此老夫所爲、因論降鄒陽事、水華述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上、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在西漢爲鄒陽、李搖首曰、玄虛、

◌巫尫

左傳、夏大旱、僖公欲焚巫尫、注云、尫者仰臥屋外、上帝

憐之、恐雨入其鼻、故不雨、

〇金元七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隷執巫、將加杖、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號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而遣之、

何意劉丞得金七總管號稱小人。然巫竟以譃免責。

〇〇朝野僉載琵琶卜二事

唐張鷟至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郭司法往覽

焉、士女塡門、餉遺塞道、何婆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唱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改唱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

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曰、
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决疑惑、遂卽隨意支配、

〇卜東方朔

搜神記、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廻、朔經二載未至、帝聞有孫賓者善卜、帝乃更衣服潛行、與左右齎絹二疋往叩賓門、賓出迎延坐、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拊水大歎、到日請詰之、至日、朔至、帝詰其

遷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實未得也、帝曰、七月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歎孫賓不識天予、與帝對坐、帝深異之、

○巨靈

漢武時、東都獻五寸短人、能行案上、東方朔問之曰、阿母健否、蓋王母使者巨靈也

○藻兼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仰視

星、俯指帝脚、忽不見、東方朔曰、是名為㵎藻、水木之精、以陛下好輿宮室、願足於此也、帝為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冠、皆長八九寸、挾樂器凌波而出、向帝稱謝

○女人星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青星

宋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乞食輦下、叩其所自來、曰、將益聖人壽、上召見內殿、訊其能、曰能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失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纒帝座

○脩月

廣記、鄭仁本表弟遊嵩山、見一人枕幞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落其凹處、常有八萬二千戶、每歲脩之、因開幞、有斤斧鑿數事、兩裹玉屑

○牽牛借錢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之不償、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犯律矣、可笑

○龍妬

紹興年間、姑蘇郭二雅、妻陸氏死去二月、更生、言有龍王變妾、遣夫人妬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决、上帝以陸貞潔、敕令斷之、就刑特在信宿、至期且有大異、數日後、平江忽起大風疾雨、驚潮漂溺田廬數百里

○龍爭食

法苑珠林云、貞觀十八年、文水縣大雷震、雲中落一石、大如碓、較問西域僧云、是龍食、二龍相爭、誤落下耳

○虎好諛

廣異記云、鳳翔李將軍爲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命、虎弭耳如喜狀、遂釋之

○雷公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逼而問之

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

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土地相鬭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鬭、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寘已除註、第赴任無所、奈何、天

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國初天官皆奉公無私、故戲言亦靈。

○落星潭

後唐長興中、廬山落星潭有釣者、得一物如人狀、爲積歲莓苔所裹、不甚分辨、比木則重、比石則輕、棄之潭側、後數日、風日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靧面、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具悉本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語訖、復入水中、吏民爲

○橘叟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身長尺餘、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剖開後亦無驚怖、但相與決賭、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髲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濟虛龍縞襪

八兩後日於王先生靑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鄭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事類此○仙翁旣能藏身橘竹中何必令橘

竹奇大、當是知名之累

○朝榮觀

李淶公鎭朔方、有貯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貯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爲愚人持獻公、

阿房銅雀、金穴木妖、皆朝榮觀也、人自不識耳

○樹中樂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

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砍進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來觀者益多、乃仆地

○龍賓

玄宗御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有文者、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賜掌文官

○五寸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遊行小院、凭欄觀缸中菡萏盛開、忽有物皆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就、其宜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欲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擧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喩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卽此類耶

〇龍蟄耳

薛主事揚、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旣、震雷一聲、二人皆踣於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衞舅公者、手大指甲中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衞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衞赧與坐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牕外、

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觔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王布衣

續仙傳、終南王布衣賣藥洛陽市、富人柳信惟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採藥一丸傅之、須臾塊破、一小蛇突出漸及一丈許、布衣乘蛇而去

○巴嫗項癭

幽怪錄、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癭如數斛嚢、作琴瑟笙磬音、妻欲以刃決拆之、癭忽拆裂、一猱跳出、有黃冠叩

門曰、予太山猴也、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額、於鳳皇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卽愈、如言果驗

○○志怪錄二事

往年葑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不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線穀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迨年七八十而卒、核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獪園載處州村嫗耳中爬出五穀日可得升許不測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子爲蒼耳子

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五雜俎載近時兵書漆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閒坐忽臂內作癢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內紅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實線也

○兜玄國

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謂薛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薛、別有天地花卉、遂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忽自童子耳中落、

○神異經四事

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此鳥兩翅相去六千餘里、以翅搏海水擗龍、見而取食之、龍取袈裟戴於

頂上、乃得免

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金剛堅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即甘露也、名曰無路之人

據此腳之開腹之大幾乎、灰矣、且以五斗天酒、置一千六百里之腹中、更何所有此荒唐之尤者

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又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

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
萬丈、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南方有人長七尺、朱衣縞帶、赤蛇繞項、惟食惡鬼、朝呑
三千、暮呑八百、名曰赤郭。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
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鞭石

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處、作石橋於海上、有神人驅石

去不遠、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云

○樹生兒

廣博物志、海中有銀山、其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晩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花中美女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忽一鸚鵡喚花開一聲、花苞皆拆、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見花木考

○萐蒲

白虎通云、王者孝道至、則萐蒲生、昔堯之時、生於庖廚、葉大於門、不搖自搧飲食以助供

自古孝莫如舜文、不聞萐蒲之生、何也、且如門之葉以搧飲食、其鐺釜亦必如五石甕、又未免妨堯儉德矣

○異蠅

儒生張登夜臥一室、見二蠅飛集几上、忽變爲人、將張撫抑、遂不能語、其一人抱首、一人盡力以拽其足覺身

隨搜而長、與屋簷等、二人仍變蠅飛去、張晨起頓長三尺、舉家驚異、遂棄儒奏作大漢將軍

如此異蠅、矮人又急撞不着

○奇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亡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歛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憶而往告之發塚適醒○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

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按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敕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牀下又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煑三薇以漬麴蘗蘗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令人腸腐俗謂消腸酒

拘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眉間尺

眉間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爲子報仇然須

子之頭、與子之劍、尺與之頭、客之楚、獻王、王以鑊煑其頭、七日不爛、自臨視之、客從後截王頭入鑊、兩頭相齧客恐尺頭不勝、自擬其頭入鑊、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其湯葬之、名曰三頭冢。

○梁武前生是蟮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爲武帝所敬信、一日敕使喚至帝方與人奕、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傳命斬之、奕罷召師、使者曰、已得旨殺却矣、帝驚歎、因問死時何言、使曰、師云、前刼爲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

爲蟮、今此報也

前生殺蟮、今生償命、輪廻報應、毫釐不漏矣、但不知當蟮前世有何積德、今世便得皇帝做

○天帝召歌

賀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筮之曰、此非死、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人想天樂、天帝復想人歌、正如中土人願生西方、西方人聞我中國衣冠禮樂之盛、復願來生生中國也

○城精

梁武逼郢城巳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黄鵠磯蓋城之精也。

荒唐部終

# 妖異部第三十四目錄

肉帶懸兒　賓毋等

產法馬　產錢

產本濟經　產掌

產額

## 妖異部

子猶曰妖祥無定名也如有定則人力無如何矣屈軼指佞獬豸觸姦物之上瑞也然以指佞觸姦之事而徒責之一草一獸安用人為且聖世無姦佞又何以章屈軼獬豸之奇乎聖世既不必有而末世又不見有則屈軼獬豸亦虛名耳雖然聖世德勝妖祥皆虛末世祥多虛而妖多實鬼以之靈物以之怪人以之疵厲此其故可思也集妖異第三十四

○草異

靈帝光和中、陳國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似人狀、操矛弩牛馬萬狀備具

○太康中二異

太康中、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又有山石狀似蹲狗行人近、輒咬之、後石勒稱王

○肉異

前趙嘉平四年、有流星墜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已而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須之、乃在膾肉之傍、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好塊大肉、貪啃者、觀此必當流涎。

○○畫異

石虎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後石閔以胡人不爲已用、懸賞、令趙人斬胡首、一日殺二十餘萬、於是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蓮異

北齊書、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天畫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氷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弘治二異

弘治最爲盛世、而己酉庚戌間一時奇變、如浙江奏景雲縣屛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

數大者如鵞卵小者如雞頭實說長道短剌剌不休皆見之奏章良可怪也

○水鬭

宋高宗時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鬭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

○土鬭

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鬭血出數日方止

○石臼鬭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

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汙池中、以磚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磚與臼復鬬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鬬猶不輟、乍前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月乃止、

○○鐺異

廣記、唐宰相鄭絪與弟少卿緼同居昭國里、一日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旁有鐺十餘所、竝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騰上竈、

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地有足折久廢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礙而折足者不能過舉家驚異聚觀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庭中却走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乃鬪空中轟然如崩屋聲悉爲埃燼矣

○氷柱

丹鉛要錄正德中文安縣河水每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傍有穴數日流賊過縣鄉

民入穴中避之。賴以全者甚多。

○牛犬言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晨出、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曰、歸何早也

○犬猫異

廣記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

朝野僉載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

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三子皆高第

按遵美因異乞休、竟免於難、而龔氏反為吉徵、乃知妖祥非人所測、

○○蠅異

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第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

而去、

○○黃鼠怪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於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爲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逐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傍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餐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一疾走去、覼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譟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

仍復逐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聲、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起簫鼓聲、衆謂鼠中續偶、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鼠殯

搜神記、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屐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

衢垂簾爲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背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爲災禍、茍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爲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爲小康、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孔昇翁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

孔昇翁僧異而放之見韻府

○○蝨誦賦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念杜牧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魚念佛　雞卵念佛

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

敬宗朝宮中聞雞卵內念南無觀世音

○鏇中佛像

常熟丘郡家食櫥內、錫鏇置熟雞半隻、忘之矣、偶婢檢器皿、見櫥邊光燄發、視之、乃鏇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婢奔告郡、郡移於堂上、率家人羅拜之、三日猶不戕、召巫者來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時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見戒菴漫筆

此雞疑即唐敬宗朝雞卵種也、又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現菩薩像坐蓮花、自是誓不殺生、

○蛤蜊異

唐文宗方食蛤蜊、一蛤蜊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菡萏、命致之興善寺、隋煬帝亦有此事、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以歸慈感寺

○鼈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鼈、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割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於縣與郡、郡

守楊公廷詔時入覲、命以木匣盛之、携至京師、諸貴人傳觀焉、又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剖一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嶄然、俱見邸報

潁川王戸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鼈剖之、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皁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及、王自是遂斷茲味、

○菜花現佛

筆談云、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變蓮花、仍各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

○雞生方卵

弘治末、崇明縣民、有雞生一方卵、異而碎之、中有彌猴、才大如棗、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搆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鋭、鋭以爲珍藏焉、

石猶有情、人何以免、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　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寐於側、御史笑曰、以汝稱仲由、乃學郭子耶、

○鬼畏面具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者、行至石灰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莊居、莊丁不納、權頓簷下、愁不能寐、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爇火煨之、首戴一

枚、兩手及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燎、至三更許、有一黑大漢、穿一黑單衣、且前且卻、其人念必異物、攫其面具而然、乃大聲叱之、黑漢前跪曰、我黑魚精也、家何在、曰在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交、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望恕其責、其人叱之使去、明旦、訪主人之女、果病祟、遂告之故、竭塘漁之、得烏魚、重百餘觔、乃醃而擔歸。

○鬼張 以下鬼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求妾未得、偶出湖上、見敗船

板載一女甚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存、幸救我、張援得之、甚寵愛、踰年生子、女櫛沐、必掩戶、一日婢從隙窺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綰結、加簪珥、始加於頸、大驚、密以啓張、張未信、他日張覘之、果然、知爲妖、排戶入斬之、乃一敗船板耳、子已數歲、無他異、後襲職、至今稱鬼張指揮云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作色曰、鬼神古聖所

傳君何得獨言無郎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塵談云閩僕順童兩夜暮歸見一人持燈就傘偕行良久語童曰聞此地有鬼汝曾遇否童笑曰吾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適通衢寄傘者曰汝試看我面視之乃無頷頰者僕狂叫而走相傳世間人鬼半但人不見鬼耳

○○鬼巴

夷堅志臨川王行之爲廣東龍泉尉表弟季生來訪泊

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身行於腹上、李素有膽、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謂之鬼巴、或與談神怪事、則出示之、

○藥鬼

劉池苟家有鬼、常夜來竊食、劉患之、乃煑野葛汁二升瀉粥上、覆以盂、其夜鬼來發盂噉粥、須臾在屋上吐、遂絕、

○髑髏言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舁酒肴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髑髏在傍、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辣否、髑髏卽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已、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數日後、來遂病死、見馬氏日抄、

江湖紀聞載至元丙子、晉家湖髑髏呼鹽事、類此、

○白骨

劉先生者、河朔人、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覺甓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出、每與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怪也、劉眞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蛤精疾 以下奇疾

北齊書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楡莢、

○食雞子疾

褚澄彥回 善醫術、一人有冷疾、澄爲胗脈、云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子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雛雞、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未也、更服之、又吐、得如向者雛二十頭、乃愈、

○銅鎗

述異記、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卽化爲淸酒

○臨甸寺僧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蠱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性又淳、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及荼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

○張鍔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雖盛暑隆冬、著襪袴紗綿相半。

○飲　不飲

元載不飲、其鼻聞氣已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由是日飲一斗、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遂廢、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覗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如常日所飲

之數、遂投烈火中、忽爆裂爲數十片、士人由是惡酒

○說儲載異疾三條

宋知制誥呂縉叔得疾、身漸縮小、乃如小兒、美愚忽不識字、數載方復、宋時一女子、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鈎

○腸痒

傳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徐氏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鐵打銀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腹中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止、一月一作、

○喉聲合樂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空中美人

北齊書天統中、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

○應聲蟲

文昌雜錄、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

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遍、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翁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應聲蟲、本病也、而丐者以為衣食之資、死而不悔、又安知世間功名富貴達人、不以為應聲蟲乎、噫、衣食誤人、肯服雷丸者鮮矣

○活玉窠

清異錄、盩厔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蛙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憒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齶、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奋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呼喝狀、頰上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呪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何怪、

謝在杭云、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騾

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晡、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稍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陶穀所載不謬、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異

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姙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迨母命終、諸親眷屬、載其屍骸詣諸塚間、請太醫耆婆破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

○一生四十子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生、二十人死

○肉帶懸兒

稗史、宋孝廉所親家有婦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體、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竇母等

五雜俎云、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貴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獪園云、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

子蘇城吳妻姚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淸泠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

○產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又白魚後又姙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在家轉經祈禱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尙在比鄰章秀才偕同學方生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或

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產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爲出水綠色耶、明旦、遂嘔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爲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產本濟經

張衡之女玉蘭、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濟經也、十餘日間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

○產掌

鄞縣民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强伯氏從

帷外以手少揩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額產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娠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見異苑

妖異部終